

投稿類別: 人文藝術

篇名：

慶修院的再認識：石佛與四國遍路

作者：

黃韻宸。花蓮縣稻香國小。六年一班

吳玟葶。花蓮縣稻香國小。六年一班

曾書田。花蓮縣稻香國小。六年一班

蔡怡穎。花蓮縣稻香國小。六年一班

指導老師：

張麟偉老師

朱苓尹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我們三、四年級的校外教學時，老師都會安排我們去慶修院參觀，那時我覺得慶修院很無聊，認為它就只是一間在吉安的日本小「神社」，每次去那裡，裡面最吸引我們的，就是冰棒和一些紀念品而已，因此，儘管去了兩次，我們還是對它很陌生。

當老師要我們找小論文題目時，提醒我們盡量從自己生活周遭的人文、文化或藝術去找問題時，馬上就有同學脫口說出「慶修院」。我們每個人安靜地想了想，確實感覺對慶修院好像已經很熟悉，可是，卻沒人說得出慶修院的歷史、由來，以及對我們的意義。於是，我們決定變成小偵探，對慶修院一探究竟。

二、研究目的

以下是我們的研究目的：

- (一) 探討慶修院的起源、歷史、文物意義，以及景物演變。
- (二) 探討石佛的起源、樣式、修復，以及所代表的意義。
- (三) 探討慶修院四國遍路的意義和價值。

三、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我們使用下面的研究方法：

- (一) 文獻分析：我們先查閱網路資料或閱讀相關書籍，初步瞭解慶修院的歷史起源、文物建築、石佛與四國遍路的資料後，確認研究內容。
- (二) 實地踏查：實地踏查慶修院，並利用手機、平板拍攝相關文物與石佛。
- (三) 人物訪談：訪問慶修院裡的工作人員、遊客，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希望能獲得關於慶修院的知識，以及對石佛與四國遍路的想法。

接著，我們擬定出下面的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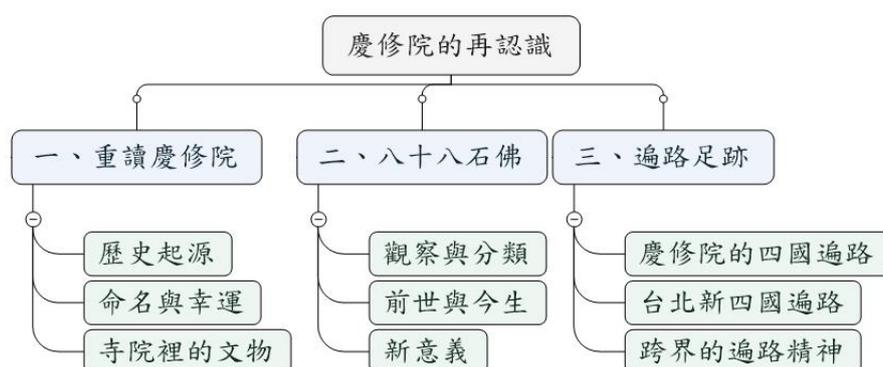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圖

貳●正文

一、重讀慶修院

- (一) 慶修院的歷史起源

我們在查找慶修院的起源時，發現不少文獻¹提到自 1895 年日本接收臺灣、治理臺灣時，曾經有計畫地引進日本神道教的「神社」，例如以當時的花蓮港廳，有花蓮港神社（今美崙山忠烈祠）、吉野神社、豐田神社、林田神社、玉里神社等。而 1909 年開始，臺灣總督府開始積極介入移民措施，實施官營移民計畫，日本農業移民渡海來臺，各地日本移民村也會把家鄉的宗教信仰帶來臺灣，以安慰想念家鄉的心情。

慶修院原本只是日本佛教真言宗在花蓮吉野移民村的一處布教所（也就是傳教上課的地方），也是這裡日本四國家鄉本土的信仰，而在同一時間日本四國的移民也將當地的其他日本宗派帶到吉野，例如，花蓮文史工作者黃家榮老師²提到：「在吉安鄉公所附近也有一間真宗布教所」。我們這才知道，原來當時的吉野移民村並不是只有真言宗，而慶修院也不是吉野移民村唯一的日本布教所。

（二）慶修院的命名與幸運

在瞭解慶修院的歷史源由之後，我們又產生了一些疑問：

慶修院原名「高野山真言宗吉野布教所」，為什麼現在叫慶修院？是什麼時候改名的？網路及書上大多只提到：「臺灣光復（1945 年）後吉野布教所改名為慶修院」。阿榮老師跟我們解說：「當時日本人要離開臺灣時，請當時的一位臺灣通譯找到吳添妹女士接管慶修院，吳添妹女士取慶豐村的『慶』字，以及自己原來在臺北靜修慈院修行的『修』字，將吉野布教所改名為慶修院。」原來，慶修院名字的由來是這樣。

接著，我們又產生了疑問，當時的日本神社和布教所很多，為什麼只有慶修院還能保存下來？黃家榮老師說道：「當時由於政府和人民敵視日本，因此許多布教所和神社都遭到破壞與拆除，例如原來位在現在吉安鄉公所旁邊空地的真宗布教所，就被強制拆除，收歸為黨產。而請吳添妹女士接管吉野布教所的這位通譯與國民政府關係還不錯，因此慶修院才得以完整的保存下來。」

（三）慶修院是寺廟，不是神社

一開始，老師和我們都一直以為慶修院是日本神社，因此我們一到慶修院，都在找「鳥居」，即使只剩殘跡，應該也有跡可循？另外，我們也對慶修院這個「院」字心存好奇，因為一般日本的神社都叫做某某神社，為什麼慶修院要叫「院」呢？阿榮師在介紹慶修院時，特別介紹門口的注連繩，他說：「慶修院是日本佛教的佛寺，不是神道教的神社，而慶修院規模很小，只能算是佛寺中的大師堂（類似大師說法的地方），所以叫『院』。而佛寺和神社一個很明顯的區別，就是佛寺的大門不會有鳥居，而是在門上懸掛與鳥居相同作用的注連繩，宣告你已經進入神明的領域了。」我們和老師都在偷笑，原來我們都弄錯了。



圖 2-1：門上懸掛注連繩表徵進入神明的領域。



圖 2-2：黃家榮老師示範在手水舍洗手淨身的步驟。

¹ 翁純敏（2009）、張素玢（2017,2025）、清水平平（2020）等，都是我們翻找、閱讀的文獻。

² 黃家榮老師，人稱阿榮師，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畢業，長年蒐集花蓮老照片，熟悉花蓮地方文史，他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花蓮港廳之神社研究》，對日治時期留存下來的神社如數家珍。

(四) 進入神明領域的規矩

阿榮老師帶領我們進入慶修院後，先要我們到手水舍洗手，這樣能表示對神明的尊敬。老師問我們要從哪一隻手開始洗？韻宸就說：「因為我們是右撇子，右手要拿杓子，所以先洗左手。」阿榮師說：「沒錯，先洗左手！但原因是左手比較靠近心臟，這樣表示虔誠之意。」說完我們都哈哈大笑，真是歪打正著。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按照阿榮老師所教的方式，一一把手洗乾淨，表示誠心誠意。

(五) 比吃藥還厲害的百度石

阿榮老師首先跟我們介紹豎立在地上的「百度石」，他說在臺灣查資料要「谷歌」，在對岸中國大陸查資料要叫什麼呢？我們都不知道，只有老師笑答「百度」。原來，這是阿榮老師給我們考了一下腦筋急轉彎。

阿榮老師說：「在日本移民的年代，醫生很少，因此每當有人生病時，有人想尋求宗教的力量，據說只要你在大師堂的臺階到百度石之間來回走一百遍，病就會痊癒，比吃藥還管用。」阿榮老師又補上一句：「如果你走到一半，忘記了次數，那就很抱歉，全部重來！」

(六) 一年只響一次的鐵鐘

轉身，我們來到一座鐵鐘前，阿榮師解釋，很多寺廟會拿砲彈的破片鑄成鐘來敲，但慶修院這座鐘卻不是，而且很特別的是，這個鐘的材質是鐵，之前鏽蝕得很嚴重，最近才完成上漆修復。風趣的阿榮師又給我們出考題：你們知不知道這個鐘什麼時候會敲響呢？家就在慶修院附近的韻宸秒回：「跨年夜會敲響！因為跨年的時候，我有看過。」阿榮師立刻跟我們比大拇指按讚：「好厲害！有做功課喔！」接著，換我們追問：「那祭祀的時候會不會敲響呢？」阿榮師：「這是個好問題，我也不是很清楚，也許等辦法會的時候，大家可以親自來看一看。」

(七) 如同寶珠的「寶形造³」建築

阿榮老師指著慶修院大師堂的屋頂要我們仔細看，形狀像什麼？我們異口同聲說「寶塔」。阿榮老師接著說：「大師堂的屋頂像一個寶珠，這是日本佛寺中大師堂的传统建築型式，稱為『寶形造』建築。」後來，我們也上網查證了一下，果然連日本鼎鼎大名的金閣寺、銀閣寺也有這樣的屋頂式樣。下次，如果我們去京都賞櫻，也要來仔細欣賞一下。



圖 2-3：慶修院大師堂寶形造屋頂。

(八) 三渾沌和五紋三葉的宗紋

在大師堂的正門上，掛著一面藍底白色圖案的布門簾，上面有三個像逗點的符號和三片葉子的圖案，阿榮師說：「這個是日本真言宗的宗紋，其中三個像蝌蚪一樣的符號是『三渾沌』，象徵人從渾沌中誕生，而旁邊的三片葉子，中央是五蕊、兩側是三蕊，叫做『五紋三葉』，或是『五三桐』，這是日本幕府將軍豐臣秀吉所賜予的。」關於這點，老師的說法和我們在網路上讀到的並不相同，網路上的說法有很多種，但這和我們這次的研究主題不是很有關聯，所以我們就沒再追問。

³ 慶修院正殿的屋頂式樣是臺灣少見的寶形造建築，等同於中國的攢尖式屋頂，特色是沒有正脊，僅中間一處寶頂；舉凡日本金閣寺、銀閣寺與法隆寺的伽藍寶塔，均屬此種式樣。(參考資料：關鍵評論 2018/11/10)

二、眾神的國度—八十八番石佛

慶修院既然是佛寺，那慶修院主要在拜什麼呢？慶修院是日本人的信仰，那裡面祭祀的神明是不是日本神呢？如果是日本神，那臺灣人還會去祭拜嗎？

在踏查慶修院前，我們先從網路和書本上知道慶修院原本主祀弘法大師、不動明王和毘沙門天，後來改祀釋迦牟尼佛與觀世音菩薩。1997年，慶修院獲列為縣定三級古蹟，2003年8月總算完成比較完整（像現在外貌）的修復。當時，院方透過關係聯繫上在日本保管弘法大師像的住持後代，願意將弘法大師像重新迎回慶修院。弘法大師像終於回到現在的大師堂。我們對於寺廟可以輕易更改祭拜的神明都感到很驚奇，沒有經過工作人員解說，我們還傻傻地以為神龕上都是菩薩，原來現在大師堂裡供奉的是大日如來、弘法大師和阿闍佛。

此外，我們也看到慶修院的廊道擺放著八十八尊石佛，大家不禁產生許多疑問：慶修院裡，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佛像？這些石佛，有的新、有的舊，上面還有數字與佛寺的名稱，代表什麼意思？為什麼這些石佛要排成L形？石佛為什麼不直接放在大師堂呢？還有，為什麼石佛前壁面上鑄著日本的四國地圖？這些石佛各是什麼神明？這些神明在保佑什麼？於是，我們展開了下面的調查活動。

（一）觀察與分類

我們每個人先各自觀察這八十八尊石佛，然後，大家再聚在一起分享觀察到的心得。以下是我們的發現：

1. 石佛新舊的差別

這八十八尊石佛有舊的石佛和新的石佛，牠們都刻有寺廟的名稱和番號。但是，除了明顯的新、舊之別外，牠們還有其他不一樣的地方，下面是我們的整理：

表 2-1 新、舊石佛差異表

比較項目	舊石佛	新石佛
背部水滴	整個彎曲度大	只有頂部是彎曲的
佛像衣飾	線條較簡單	線條較繁複
石佛佛光	沒有佛光	有兩圈佛光



圖 2-4：慶修院廊道上的石佛

2. 石佛的種類

我們觀察到這八十八尊石佛雖然名稱各不同，但是，再仔細分辨，會發現：只要是相同的神明，石佛的模樣幾乎類似，所以，我們為石佛作了以下的分類和整理：

表 2-2 石佛分類表

分類	如來	觀音	菩薩	天王
佛像名稱	藥師如來 阿彌陀如來 大日如來 藥師如來 (七佛、厄除)	千手觀音 十一面觀音 (千手) 聖觀音 馬頭觀音	地藏菩薩 (延命) 虛空藏 彌勒菩薩 文殊菩薩	不動明王 波切不動明王 毘沙門天王

（二）探察石佛的由來

關於石佛的由來，我們在網路上有搜尋到下面的資料：

相傳日治時期吉野布教所的創辦人和信眾，依循日本真言宗的開創者弘法大師的遺規，行遍日本四國境內與 88 所寺院，稱為「四國遍路」，象徵 88 種願力，後來相傳是川端滿二走遍了四國的八十八處靈場，將八十八座佛像請來臺灣，好讓在臺灣的日本人也能參拜，免去了奔波之苦。⁴

這段說明讓我們又浮現一個大問號：一個人可以在交通不便、運輸不易的日治時期，走遍四國的八十八座佛寺，並且一個人揹著八十八尊佛像回來，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困難啊！後來，我們在《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讀到這樣的說法：

從供養者姓名不同來判斷，應該是移民信眾為感念菩薩保佑解厄，在四國向自己篤信的寺院迎回菩薩刻像，再帶回慶修院還願。

不過，對於石佛的由來，阿榮師有不一樣的說法。他說：「當時的石佛並不是由一塊完整的石頭雕刻而成，而是先用泥沙塑成石塊，再雕刻成石佛。」另外，「以當時的交通環境和經濟能力，來到這裡的居民不太可能為了石佛，還特地跑回當地的佛寺求一尊佛像後揹回臺灣，揹回花蓮。因此，很有可能是當時的四國移民去求當地的佛寺的土砂後，帶回臺灣，混在石佛的泥沙裡，代表家鄉的神明也跟隨到這裡。」老師補充說這就是「分靈」的概念。

（三）石佛的散佚與新生

1. 石佛的散佚

石佛從日治時期作為日本移民的心靈寄託，隨著日本戰敗，日本移民遭遣返，石佛何去何從呢？《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裡描述在建造吉野布教所時，「有四國八十八寺院的泥土埋在迴廊前，代表慶修院的靈力相聚。⁵」因此，當時的吉野布教所是將這八十八間寺院的靈力合而為一的場所。

阿榮師也說道：「當時這八十八尊石佛不是放在神桌上祭拜，而是圍繞在布教所的四周，象徵神明的『結界⁶』。」我們這才知道，原來慶修院裡的石佛不是一開始就排成 L 形。阿榮師補充說：「隨著日本人的離開，慶修院被認為是日本寺院，再加上慶修院沒有住持，石佛開始遭到民眾偷竊，不是搬回家當守護神，就是偷去賣給文物收藏者，因此，石佛開始散落遺失，有的還出現在鳳林鎮的寺廟裡，後來吳添妹女士在無奈之下，只好選了幾尊保存良好的石佛放在大師堂裡保管。」接著，阿榮師展示給我們看他手機裡存著一張有吳添妹女士的老照片，說：「這張照片可以看見在吳添妹女士的旁邊擺滿了石佛，顯示當時的石佛有受到保護。但是，後來因為慶修院的管理權發生問題，因此，部分的石佛被迎奉到璟廷精舍，目前留下來的十六尊石佛都是當時保存較不完整的。」⁷我們心裡不禁想：政權更迭，人的世界有了改變，神明也跟著遷徙，石佛到處流浪，有些可憐。

⁴ 資料來源 <https://travel.yam.com/article/137160>，取自 2025/9/13。

⁵ 翁淑敏，2009，《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頁 197。

⁶ 「結界」在佛教中，它是僧侶劃定的界區，用來限制活動範圍並防止過失，或在密教修行中用於保護道場與行者免受魔障侵入，稱為結界、結護。

⁷ 我們也透過臉書訪問了另一位花蓮文史工作者葉柏強老師，葉老師說明：有關石佛方面，慶修院日本時代的原始石佛，絕大多數目前都被遷移到鄰近的璟廷精舍，但是那裡現在是出家人修行的場所，不對外開放，所以

2. 石佛的新生

既然石佛遺失很多，我們不禁要問：現在看到的石佛是後來修復的嗎？是怎麼修復的？有按照原來的樣子或是日本八十八寺院的佛像樣子修復嗎？在《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裡雖然有提到部分失落的石佛，是在民國 92 年修復時才得以補齊，但書中並沒有解答我們問題的答案。還好，我們在訪問阿榮師後，遇到慶修院現任執行長陳義正先生，又有了新的線索。

陳執行長說：「當初代管慶修院的單位是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負責人是黃榮墩先生，他們在進行慶修院修復時，是有參考原八十八座寺院的佛像樣子重新雕刻，但因為是委請臺灣的師傅雕刻，因此與原版的樣式有所差異，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新舊石佛的不同。另外，他也希望民眾能對慶修院的由來與對四國八十八寺院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因此，仿照日本四國遍路的順序，將石佛依照番號的順序排列在慶修院的 L 形走廊上。」執行長又說：「後來，我特地託熟識的日本住持將四國八十八番寺院的土帶回來，灑在八十八個石佛上，讓這個 L 形的走廊，更具有四國遍路的精神。」哇！慶修院兩位前後任的執行長都這麼有心，讓我們好敬佩啊！

3. 石佛的新意義

目前的慶修院不但列入文化資產保護的縣定古蹟，而且是花蓮知名的文化觀光景點，開館時間總有不少遊客。有些遊客會在廊道上逐一參拜不動明王和八十八番石佛，於是，我們隨機訪問了幾位遊客。

有對男女遊客說，他們準備去四國，知道四國遍路，先來慶修院濃縮地認識一下「四國遍路」。還有讓我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家三口，媽媽全程度誠地在參拜八十八石佛，爸爸在一旁顧著小孩，我們訪問爸爸：不動明王不是日本神嗎？八十八石佛是請自四國，你們為什麼想參拜呢？這位爸爸笑著說：「很簡單啊！我太太是一位信仰非常虔誠的人，只要是佛，她都會拜！」啊！我們才知道，對於信仰虔誠的人，神佛是不分國界的啊！

三、「四國遍路」的華麗轉身

（一）慶修院的四國遍路

其實，在第一次踏查慶修院時，我們看到有一位遊客拿著一盒印泥和一張集章印，按照集章印上的順序，每參拜一尊石佛，就蓋一個章；參拜完八十八尊石佛，整張集章印蓋滿八十八個章，就可以找慶修院工作人員在集章印上加蓋「御朱印」，代表走了一遍「四國遍路」。

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四國遍路」這個名稱。回頭，我們上網查閱日本四國觀光局官網⁸，就更加明瞭「四國遍路」的起源、由



圖 2-5：鑄在慶修院廊道上的四國遍路圖。

沒有辦法進入參觀。不過慶修院內仍然留有日本時代的石佛，除了有幾尊很明顯是用水泥補塑的之外（那也是日本時代的，但是那是原有石佛損毀後補做），另外就是有一尊壓克力保護的不動明王像，那也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而正殿旁邊有一尊一模一樣的，那是復刻版。而正殿內有一尊弘法大師像（彩色的），那就是日本時代真言宗吉野布教所的本尊，原本被日本人帶回去，前幾年才又被送回來這裡。

⁸ 官網上除了日本語，還提供英文版、繁體中文版、簡體中文版、韓文版、法文版。

來、傳說及路線，以及走四國遍路的方法和裝備等等。老師跟我們提醒：「吉野移民村的農業移民大部分來自日本四國的德島縣，而鄰近的香川縣是弘法大師的出生地，弘法大師曾以德島—高知—愛媛—香川的路徑修行，四國遍路就是弘法大師的行跡。」

這時，我們終於豁然開朗，將「日本四國—吉野移民村—八十八番石佛—四國遍路」串連起來了。來自德島縣的日本移民，將家鄉尊奉的弘法大師帶入吉野移民村，在布教所分靈設立八十八番石佛，建立起迷你版的四國遍路。四國遍路在慶修院既是結界，也是撫慰心靈的家鄉信仰之旅。

(二) 臺北新四國遍路



圖 2-6：今年是臺北新四國遍路 100 週年，不少四國遍路愛好者自主發起走讀活動。



圖 2-7：9 月 24 日，我們視訊訪談王曉鈴阿姨。

就在我們刷新對慶修院的理解時，網路上輸入「四國遍路」四字，又讓我們有了重大發現—臺北新四國遍路 100 週年紀念活動。台北竟然也有「四國遍路」？而且已經有 100 年歷史了。

這發現讓我們小偵探精神大發，循線找到一本書《從弘法寺到天后宮：走訪日治時期臺北朝聖之路》，作者王曉鈴。9 月 12 日老師趁北上出差，特地到西門町的天后宮幫我們記錄和拍照。老師自己形容，當她在天后宮看到和慶修院大師堂一模一樣的弘法大師像，看到天后宮庭園裡也豎立著一尊弘法大師塑像，也擺放著好幾尊頗有歲月痕跡的石佛，心頭湧現無比的讚嘆：原來，歷史一直都在，只是我們沒發現。

讀了王曉鈴的《從弘法寺到天后宮》，我們瞭解臺北遍路的緣起，原來在大正 14 年（1925）社會漸趨穩定，交通建設普及，因此，幾位日本四國人發願要創設八十八靈場。但是和吉野布教所集中於一個定點的靈場設立方式不同。當時臺北已經創設不少日本寺院，於是採取在較大的「村落範圍內」設立八十八尊石佛，有趣的是，這些石佛有些是露天沿路安置，有的置於佛寺、神社、公園與墓地內，當時真的有日本人穿著日本四國遍路的裝束，參拜完臺北遍路。可惜的是，日人遣返離臺後，這些石佛因著各種不同的原因，不是被迫改變位置，就是從此消失，臺北遍路也就被塵封了。

我們特地聯繫了王曉鈴，曉鈴阿姨欣然接受我們的視訊訪談⁹，提到：「隨著許多臺灣人走過日本四國遍路後，他們也開始注意到以前的臺北四國遍路，因此也有許多人開始尋找石佛，尋找當時的臺北遍路，臺北遍路的記憶才又重新喚起。」玟葶問：「很多石佛都不見了，沒有完整的八十八尊石佛，那臺北遍路還有意義嗎？」曉鈴阿姨沒有直接回答有或沒有，而是說了一個關於遍路「逆打」由來的故事，最後她說：「臺北也曾有人提出找回或是修復八十八尊石佛，以重建臺北遍路。但其實遍路有虔誠與苦修的意義，因此不管你是走日本四國、臺北遍路還是慶修院的遍路，也不管你是出自於宗教信仰，或是心靈上的追尋，遍路都是一種修行。因此，遍路的方向或是石佛的完不完整，都不是最重要的。」

⁹ 感謝曉鈴阿姨，9 月 24 日下午 4:30-5:30 接受我們用 Google Meet 視訊訪談。

曉鈴阿姨還說：「其實，她在訪查臺北遍路的石佛時，看到了更感動的事，那就是臺灣人對信仰有非常大的包容性。例如：臺北天后宮裡有著日本弘法大師的神像、有的石佛被搬回家當作家裡的守護神、有的就像當成土地公一樣祭祀。」說到這裡，曉鈴阿姨還邀我們去臺北走一趟：「我們可以參拜完第一番石佛後，就直接去參拜第八十八番石佛喔！」只要有心，就是遍路精神。

（三）跨界的四國遍路精神

我們曾請教陳義正執行長，日人離臺後，慶修院的石佛和遍路還有什麼意義呢？執行長說：「慶修院在修復時，就非常看重它曾經是臺灣唯一集中式的八十八座靈場，為了重新賦予遍路的意義，在建造 L 形廊道時，廊道的底下就灑有從日本四國八十八番佛寺帶來的泥土。石佛修復後，也請日本住持為慶修院佛像開光，並一一在石佛上灑上八十八番佛寺的泥土。」執行長認為慶修院不僅代表日本在吉安移民歷史，也是四國遍路精神的延伸。

執行長描述：「院裡現在展示著一套日本四國『遍路者』的服裝及裝備，還有一本錄滿八十八番佛寺御朱印的納札。這是有一位來自沖繩的日本遊客，他來慶修院，先是對於臺灣竟然有日本的寺院感到驚奇，而後在他參拜完石佛，知道了四國遍路的典故後，他決定回國後好好研究。沒想到他真的穿戴遍路者整套的裝束，以『逆打』的方式走完四國遍路。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他又再次來慶修院，和我們分享他走四國遍路的心得，並把整套遍路者的服裝裝備和錄滿八十八番佛寺御朱印的納札送給我們，以感謝慶修院讓他認識四國遍路，也瞭解日本在臺灣的一段歷史。」執行長又說：「還有一位走完日本四國遍路的遍路者來慶修院，除了將裝備送給我們，還稱讚花蓮人真有福氣，能隨時隨地，輕輕鬆鬆的走遍路。」



圖 2-8：沖繩遊客送給慶修院的遍路者裝束。

我們好奇問執行長：「慶修院遍路很短，既沒有穿遍路者傳統的服裝，收集納札也不是各靈場住持加持畫印，會不會少了遍路的修行精神？」執行長若有所思卻搖搖頭說：「來慶修院參拜遍路的，除了原本吉野移民村的二代、三代，還有已經走完四國遍路的人，或是將要去走四國遍路的人，甚至有遊客在慶修院接觸到遍路之後，就對四國遍路產生興趣，然後發心想去行動。」另外，「花蓮遍路無論是當作發願起點，或是第『八十九番』的終點，甚至只是單純的當作文化古蹟參觀旅程，都是遍路的精神。」曉鈴阿姨也說：「她只有探索臺北遍路，並沒有走過四國遍路，但這並不妨礙她去探索臺北遍路與石佛的信仰。」

我們忽然覺得，執行長和曉鈴阿姨的想法、說法，都跟小歐¹⁰阿姨書中所說的一致：

不論你有沒有信仰，這也是一條「單純享受人文歷史」的小旅程！

參●結論

因著這次小論文探究，我們覺得好慶幸能有機會重新瞭解慶修院，也因緣際會認識四國遍路¹¹這樣的文化。以下是我們的研究心得與結論。

¹⁰ 小歐 2009 年第一次去走日本四國遍路，也是臺灣第一位一次走完四國遍路並記錄出書的遍路者，書名《遍路：1200 公里的四國徒步記》，2014 年出版。據說，明年將有重修版面世。

我們也有和小歐聯繫，小歐和老師是臉書朋友，我們請老師和小歐阿姨用 Message 筆談。

¹¹ 我們作了一份「四國遍路」在吉安慶修院、臺北與日本四國島等三個版本的對照表，請見附錄。

一、慶修院—穿越古今的繪葉書

慶修院不只是一座傳統的日本寺院，也是一本活著的歷史書。我們從一些文獻，閱讀了吉野移民村：瞭解當時日本移民的困苦；從寶形造的大師堂，看到移民對家鄉的懷念；從八十八番石佛，感覺到他們對信仰的渴求與虔誠；體會到他們即使遠離家鄉，也依然堅信「同行二人」的遍路精神。我們也透過訪談，發現慶修院是多麼幸運！即便改朝換代，仍有這麼多人在共同努力，將這個集歷史、宗教、藝術與文化的寶藏保存下來，像在我們眼前展開一張張有故事的明信片，讓我們擁有這樣一本鮮活又充滿情感的「繪葉書」。

二、信仰的融合與包容

我們一直認為，慶修院是日本人的寺院，裡面的神明是日本人的神明，不是我們臺灣人的，應該不會有人去拜。但深入瞭解石佛後，我們才發現慶修院裡的主祀與石佛，都是臺灣常見的如來、菩薩與觀音，甚至四大天王的神像在臺灣的寺廟也常見得到。而弘法大師雖然是日本人，是日本人崇拜的神格化人物，但是，現在卻仍為臺北天后宮和慶修院奉祀著，這讓我們看到臺灣人對於宗教、信仰、文化具有極大的融合性與包容性。

三、遍路精神的朝聖之旅

幾世紀以來，弘法大師的「遍路精神」持續影響著人們，人們不論國籍、宗教、文化背景，認識、認同「遍路精神」，就可以踏上「同行二人」的路途。「遍路」緣起於日本四國，而慶修院是迷你版四國遍路，臺北新四國是濃縮版四國遍路，走遍路就像臺灣的媽祖遶境或西班牙的朝聖之旅，都像是人和神、人和自己寧靜對話的朝聖之旅。

身為遍路小偵探的我們，就近循著慶修院的八十八石佛一一參拜，實際體驗迷你版遍路。

• 書田說：「我一共走了兩次，第一次的感覺就是平靜，第二次的感覺就是平靜再加上比較輕鬆。」

• 玟葶說：「親身走慶修院四國遍路，一開始覺得好累、好無聊，但是走到中間時我開始感到很有成就感，因為我竟然能耐心的把它走完！」

• 怡顏說：「我覺得過程還蠻輕鬆的，不過還是流了滿身汗，拜完後，我感覺走四國遍路的人很厲害，不但要有很強的身體，還要有堅持不放棄的心。」

• 韻宸說：「我常常沒有耐心，但是後來我竟然走完了！我發現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感覺內心裡的心結都被解開了。所以，慶修院就在我們花蓮而已，我推薦大家有空一定要來體驗這個迷你版四國遍路。」



圖 3-1：我們參拜慶修院八十八尊石佛，約花 40 分鐘走迷你版的四國遍路。

9月23日，小歐阿姨寫來一封信給我們加油打氣，信中說道：

你們現在就知道了，從此以後，你們的人生裡就有這條路的存在，也知道了世界上真的有背後的領隊的陪伴。這些事情，都會給你們力量，然後相信自己，給自己機會去嘗試自己想做的事。

雖然現在這對你們來說是個作業，但我覺得苓尹老師和麟偉老師是把一個很棒的禮物送給你們，也就是說，你們透過這個報告的學習拿到了一個寶物。

請記得這條路，它會一直陪伴你們，真的！祝福你們，同行二人！

重讀慶修院，走上遍路，穿越古今，無論是發願、祈求、還願，或只是想走讀，欣賞佛寺的寧靜、石佛的莊嚴之外，遍路精神給了人們重新發現自己的機會。「人生裡就有這條路的存在」、「世界上真的有背後的領隊的陪伴」，同行二人的旅程，是送給自己最好的寶物！

肆●引註資料

- 小歐（2014）。**遍路—1200公里四國徒步記**。臺北市：群星文化。
- 王曉鈴（2020）。**從弘法寺到天后宮：走訪日治時期臺北朝聖之路**。臺北市：時報文化。
- 清水半平著，齋藤光譯（2020）。**官營移民：吉野村回顧錄**。臺北市：蔚藍文化。
- 翁純敏（2009）。**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花蓮：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
- 張素玢（2017）。**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臺北市：衛城出版。

網路資源

- 張素玢（2025）。日治東臺灣移民事業。臺灣學通訊 141:21-23。2025/9/21 取自
<https://wwwacc.ntl.edu.tw/ct.asp?xItem=93456&ctNode=2217&mp=5>
- 日本四國觀光局官網〈四國遍路〉2025/9/21 取自
https://shikoku-tourism.com/zh_TW/shikoku-henro/shikoku-henro
- 四國遍路同好會 2025/9/13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gohenro>

【附錄】三版本的「四國遍路」對照表

項目	吉安慶修院	臺北新四國遍路	日本四國遍路
地點	花蓮縣吉安鄉	從西門新高野山弘法寺(臺北天后宮)，由西南往北，經圓山、芝山巖、草山、竹子湖，最後以北投鐵真院(普濟寺)為終點。	日本四國島(德島、高知、愛媛、香川四縣)
起始年代	1917年	1925年	西元 12 世紀的文獻中首次出現四國遍路相關記載，但一般認為目前的朝聖形式確立於西元 16 世紀至 17 世紀間。
形式	定點	線段	環島
歷史連結	臺灣東部的遍路據點	臺灣北部的遍路實踐	原始信仰源頭
遍路路程長度	120 公尺	18 公里	1200 公里
起源背景	1917 年(大正 6 年)日本移民所建，供奉弘法大師，作為信仰與聚會中心	日治時期日本移民將四國遍路模式縮小移植至台灣北部	真言宗開祖空海大師(弘法大師)修行遺跡與信仰流傳
主要特色	保有本尊不動明王、弘法大師像，日式佛堂建築及移民村信仰文化	縮小版的「四國八十八所」，步行即可完成	88 所靈場，路程約 1200 公里，完整朝聖之旅
宗教意涵	作為日治移民的精神寄託，也保存遍路與真言宗文化的證據	方便在地信眾、移民或遊客體驗遍路精神	修行、祈願、懺悔、尋求心靈平安，體驗苦行
當代價值	花蓮重要的文化資產，見證臺灣多元宗教文化	成為台北民眾健行、文化體驗的景點	日本文化與觀光重要資產
三者的關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四國遍路：源頭（本家） ● 台北新四國遍路：縮小移植版（迷你分支） ● 吉安慶修院：在臺灣東部的文化據點，象徵移民的信仰延續 			